



美〕劳伦斯·桑德尔 著

●——钟 言 译

沉 沦

沉 沦

〔美〕劳伦斯·桑德尔著

钟 言 译

延 边 人 民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 关耳幸

封面设计 张 迅

沉 沦

[美] 劳伦斯·桑德尔 著

钟 言 译

延边人民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吉林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787 × 1092毫米 32开本 11.25 印张 252 千字

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 7-80508-202-2 / I · 64

印数 1-300 000 册 定价: 3.20元

THE SEDUCTION OF PETERS

Lawrence Sanders

Published By Pocket Books APRIL 1985.

根据美国Pocket Books 出版公司 1985年四月版译出

致 读 者 语

有些人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理想的社会，在那儿任何人都可以过富裕、美满的理想生活。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在美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，而且随时都可能被取消自己神圣的“球籍”。

小说中的主人公彼得，还有亚瑟、金恩等男青年为了吃饭，为了生存，不得不忍着自已内心的痛苦，去做那些自己不愿意做，而且受自我良心责备的“工作”。去充当满足富太太们快乐的工具。为此，彼得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——珍妮。被金钱迷透的彼得越陷越深。亚瑟在认识到人不应那样活着的时候，就退出来再也不干那种工作。他努力写剧本，最后成功。充满热情、温柔可爱、漂亮到极点的玫瑰花——珍妮，坚持正义努力工作，终于创业成功。她宁肯与自己心爱的彼得分手也坚持正义，而支持亚瑟的工作，追求真正的人生，最后跟亚瑟结婚。彼得为此痛苦万分。他认识到金钱只是得不到它的时候，才觉得它很重要；得到了它以后，它就不再是金钱。他认识到尽管你应有尽有、金币如山，但由于自己的过错而失去自己最心爱的人，那将是最痛苦的生活。当他发现黑社会的上层人物为独占彼得俱乐部的股份杀害了玛莎，自己也被驱逐时，才醒觉到自己只不过是扮演象一条他们养的狗，每次扔几根骨头过来就拚命摇尾乞怜的角

色。他认识了畸形社会的本质，认识了人应该怎样生活，离开了那罪恶的地方，但是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，而且是永远不能再得到的东西。

希望读者们能够正确认识逼迫彼得走上邪途，给他烦恼和痛苦的畸形的美国社会。象珍妮那样，在复杂的环境中，坚持正义，一心为事业奋斗，在事业上寻求乐趣，追求纯洁的爱情和真正的幸福。

——编者

1988年2月

我叫彼得·史卡罗。我常常地问：生命不过如此吗？

我说：“你能解答自亚当以来，所有困扰世界的问题吗？我晓得答案：把上帝想成是小丑——一位神圣的小丑。这样一切不就解决了？如果你把上帝想成是小丑，所有的冤枉、不公平和苦痛就突然可以用道理来解释了。一次地震死了一千多人，那只是闹剧。波利维亚塌了一座桥，三十多名无辜者罹难，那是大闹剧。懂我的意思吗？一个婴儿出生就得了血癌，那是演出最成功的闹剧。一切都是因为那位神圣的小丑。仔细想想这些，你就可以安心地坐下来为精彩的演出鼓掌了。”

索尔·哈菲的脸上露出了苦笑。“彼得，如果你相信自己论调的一半，你就会觉得那番话耐人寻味。你并不真正了解自己在说什么，你只是愤怒不平。你并不真的怀疑人生价值，你只是愤世嫉俗。”

“不错，”我说，“我是外硬内软。”

我们是在西四十五街上一间零乱的办公室里。那是我经纪人的办公室。外面是强风劲雪，里面则是暖气管震动的声音，和满屋的烟味。

“那么……”哈菲说，“我猜想你试镜一定不太成功。”

“试镜？”我说，“什么试镜？他们只看了我一眼就决定不要我了。他们需要的角色是更年轻一点的。”

“这种情形很平常，”我的经纪人以有富哲理的口吻说，“导演在心中想好了他所需要的造型——”

我用手指在四周比划了一下。“十二年来我试过迎合每

一位导演所需的造型。我掌握每一个机会，敲过无数的门。可是我得到了什么？一些狗屎的致谢表和八千块——这是我十二年来的收入，也是我从事演艺事业以来的全部收入。”

“像你这样的人太多了”哈菲耸耸肩说，“僧多粥少，有什么法子呢！”

“不要对我说这种话。最令我难过的是每年不断有新人窜出。我看见今天参加试镜的那些小鬼。我敢对天发誓，他们年纪轻得够当我儿子。他们有些很帅，也有些很强壮。明年一月我就三十六了，到时候我还能有什么出路？替那些跑龙套的读剧本？不，上帝，我已经濒临事业崩溃点了。”

“听我说，”经纪人说，“我跟你一样愤世嫉俗。我今年四十八岁，从事这一行已经有二十五年了。刚走入这一行的时候，我梦想的是百万元的交易。我梦见自己打电话到西海岸说：‘嗨，亲爱的，是我——索尔·我给你买了个热腾腾的好礼物！’漂亮的女明星，有香槟的晚餐，我以为走上这一行就会过这样的日子。彼得，结果我在西海岸连一个鬼影都不认识，而我所认识的女明星全部都是风座女。”

我笑了。“索尔，我们俩可真是难兄难弟啊。”

“不，”我的经纪人说，“明天你的房门很可能会打开，然后新的克拉克·盖博或玛丽莲·梦露从门外走进来。”

“从反面来说，走进门的也很可能是来索债的房东。”

“是啊，”索尔忧郁地说，“那也有可能。”

经纪人剥去一只廉价雪茄的玻璃纸套，拿了个凹凹凸凸的打火机把雪茄点着，随着吹出一股青烟。他把脚跷在桌上，盯着被油烟熏黄的帘子，看着外面的大风大雪。

索尔·哈菲的脸又变大了。几年前他的头就显得很大，身体也过于肥胖。现在年龄大了，时间所赐给他的是权威和

稳重。

“他有点像罗马帝国的皇帝，”珍妮·图列佛曾经说。
“你叫他换上罩袍，拍张照片就知道像不像。”

“你想你是个失败者吗？”我的经纪人突然问。

“即使不是也差不多了，”我说，“我已经没有往旁发展的余地。除了演戏我还能干什么？到男装店当店员？还是摆摊子示范削皮刀的法？除了演戏我啥也不会，而且本行的人似乎也不想用我。”

“如果你放弃演戏，”哈菲说，“说不定这后半生你都会后悔。”

“如果我要吃饭的话，”我说，“就非得干这一行不可。”
经纪人把脚放下来，向前靠在桌上看着我。

“我可以借你十块，”他说。

我站起来拿我的帽子、大衣、围巾和手套。

“谢谢你，索尔，”我说，“你已经被我牵连够惨了。”
我走到门口，回头对他说，“对了，如果圣诞节前见不到你，现在就祝你声圣诞快乐。”

“可不是吗”，哈菲说，“让我也祝你一声圣诞快乐。”

我刚转门扭的时候，又回头对他说，“还是借我十块吧，索尔。”说着，我勉强装出笑脸。

春天也许是属于全世界的，可是冬天却专属于曼哈顿岛。尽管是满怀惆怅，经过第五街的时候，我还是心想我一定要在那儿继续闯下去。

天空带着忧郁的灰色，风呼呼吹着，雪花在空中飞舞。街上行人匆匆，国旗飘盈，喇叭声此起彼落，扩音器里播着圣诞歌声。这是个活生生的世界，这幅画中的人物永远不会

死去。我在街上闲逛，呢子大衣的扣子敞着，衣摆随风拍动。（领口和袖口都破了。）我的枣色羊毛围巾漫不经心地挂在脖子上。（那是我以低价向我的上一任老板买的。）在头顶上的是一顶针织的爱尔兰帽。（偷帽子并不难。你光着头走进人潮汹涌的百货公司，出来的时候头上就戴着帽子。）

我的脸部线条很粗犷，可以说是有棱有角。我的头发色泽深暗，有点近乎深紫色，皮肤呈蓝褐色，至于牙齿则又白又方，简直就象方糖。我笑起来带有一丝冷嘲，说得坦白一点，那种笑像莎翁悲剧中的大恶人伊阿果，而不像哈姆雷特。

我个子很高，脚步轻快，动作和姿态都带着些孤傲，仿佛有种不同流合污的衝劲——顶着强风劲雪，冲向生命。

我不时往橱窗的玻璃上看自己的反影：在别的时代，我也许是海盗，也许是朝臣，也许是封爵的花花公子，我相信自己是个有为的青年——只是在午夜梦回的时候，我常怀疑是不是这一生都完了。

走到四十八街，我不禁放慢脚步。那一带全是名品店。皮件、丝缎、金银、珠宝，以及全世界最精致的艺术品。

我幻想自己走进店里，笑着指指某一样名品说：“我要这个！”不为任何理由而去买一样东西，是多令人喜悦的事。不喜欢它的时候，你还可以把它扔掉，而且你在那些金光闪闪的精品照耀之下，过足了优越感的瘾。

我在一家只卖进口食品的商店门口停下脚步。里面卖的有鱼子酱、麦蕈、法式小面饼，以及各种稀味珍品。一大群顾客正向忙碌的店员挥午着成叠的钞票。

我转身离去，为这个一切以金钱为主的世界感到心痛。

西五十四街上，靠近第八街交口的地方有一家名叫“颓

丧者之家”的酒吧。这儿的顾客多半是失业的演员或下班休息的警察。

店里阴暗，充满霉味；低矮的铁皮天花板上用铁链串着一部巨大的电视机，及许许多多麦酒的广告标签。墙上除了有飞镖靶以外，还挂满了知名影星的签名照。不过你永远不可能在这种低级的场所看见他们的影子。

疮疤满布的吧台围绕着靠里面的墙。我走进去，向两个正在扔飞镖的熟人轻描淡写地打了个招呼，然后一直走向吧台。我把一只脚搭在光亮的铜梁上，轻轻把帽子向后顶了顶。

酒保吉米走过来，拿了块布抹去我面前的烟灰和脆饼渣。

“彼得，”他说，“祝你他妈的狗屎圣诞节快乐。”

“呃，可不是吗，”我用爱尔兰土腔说，“彼此彼此。给咱来个‘狄更斯’好吗？”如果你第一次到这儿来，鼓足了勇气问吉米什么是“狄更斯”，他会咕哝地回答：“孤雏泪。”——也就是马丁尼加橄榄加柠檬皮。

“近来如何？”吉米把饮料放在我面前的小纸垫上。纸垫的广告打着第八街按摩院。

“狗屎不如，”我愉快地回答。

“哦？总算你也尝到不如意了，是不是？”酒保露出大金牙笑着走开了。我呷了一口酒，不经意地向四周看看。有几个熟人向我招手，我也回应他们。这儿全是警察和演员——都是些颓表不得志的人。

很多落单的人也在这儿消磨时间。他们捧着饮料或盯着吧台后面镜子里扭曲的身影发楞。距我左边两个圆橙，有个女人吸引了我的注意：她穿了一件及踝的长貂皮大衣，头戴相称的西班牙阔边帽。我在想，制成那件大衣不知道需要多少只貂。

我从镜子里打量那个女人。鳄鱼皮的皮包，纯金的Donhill打火机、金色沪咀的香烟、金戒指、金项链，她留着长指甲，那双手看起来并不年轻。她的脸孔被阔边帽遮住了，再加上一付特大号的太阳眼镜，任何人都难看出她的长相。

我正在猜测她年龄的时候，她突然拿了一张票子放在吧枱上，然后扣上皮包，向我走过来。

“五十”，她说。那声音有点粗。

“什么？”我吃惊地看她。

“五十，”她耐心地重复一遍。“五十块。”

这倒挺耐人寻味的。公园街的妓女居然跑到第八街来捡生意了。

“我很荣幸，”我笑着说，“你看我像付得起五十块的人吗？”

“笨蛋，”她说，“你看我像是需要五十块的女人吗？”我们互相凝视着对方。

“你要付五十块？”我压低了声音问。

她点点头。“愿意还是不愿意？”

我这后半生都在奇怪当时我为什么一点都没有犹豫。

“哪里？”我说。

“你那儿。”她说。

“我得先打个电话。”

“去打吧，”她说，“你的饮料我来陪你喝。我喜欢吃橄榄。”

我走到油腻腻的厨房边，拿起公用电话。有人在墙上写着：找乐子，旁边是一行电话号码。我打回我的公寓，我的室友亚瑟·安德在铃声响第五次的时候拿起话筒。

“亚瑟？”我说，“是彼得。你可不可以马上把房间让

出来？”

“什么？”亚瑟说，“彼得，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

“我需要独自占用一个小时。”我说，“马上就要。是件很重要的事。”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亚瑟，能不能请你帮个忙？我约了珍妮六点钟在‘布罗陀’碰面。你能不能现在就去那儿等她？”

“假如事情真是那么重要的话……”

“我以后再解释。我六点半会赶到‘布罗陀’跟你和珍妮碰面。晚饭我请客。”

“你找到那份工作了！”亚瑟兴奋地说。

“我找到一份工作了。”我说，“你答应我立刻离开，好吗？”

“我可不可以先上个大号？”

“快一点。”说完我挂上电话。

回到吧枱那儿的时候，她已经喝光我的酒，正在吸着橄榄和柠檬皮。我用索尔借我的十块钱付了帐，然后带着那女人走出酒吧。人们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，但是我一点也不在乎。

我们在计程车里只交谈了两次。到了六十一街的时候我问她，“你去‘颓丧者之家’干什么？”

她说，“视察。”

到了七十二街时我又问她，“为什么选上我？”

她说，“你看起来很干净。”

我住在西七十五街一栋六层的砖楼公寓里。进门的地方比人行道高出三个台阶，门口堆满了垃圾包。这栋公寓一共

有十二户；北面的窗子面对大马路，南面的窗子面对杂乱的天井及一棵屹立不倒的臭椿树。

我和亚瑟·安德合租一楼只有一间卧房的公寓。房门只有被人撬开过两次，现在我们一共上了三道锁，外加一条链锁。当然靠地面的窗子都要封上木条。

我们两个每月换房间睡。一个睡卧房，另一个就在客厅睡折叠床，下个月再调换。厨房是超迷你型的，浴室（只能淋浴，没有浴缸）则比厨房更小。我们一个月要付四百五，而且心里还在暗自高兴呢。

过去五年来我们一直当自己是属于过渡时期——到了有一天我当上了好角色，或亚瑟完成了他的巨作，我们就可以换个好地方住住。我们的家具不是朋友送的，就是在救世军仓库那儿买的，要不就是在贫民窟捡来的。

我们把桔红色的木箱拿来当书架，巨型的电缆卷轴当咖啡桌，照相馆的反光板加了灯泡成为台灯，一块木板架在空心砖上面就成了餐桌。桌上摆着喷雾式蟑螂乐和烧焦的汉堡。窗帘架上和门框上都挂满了衣服。一位爱猫的朋友捐赠的破地毯遮掩了地板上个疮百孔的油毛毯。

我开了三道锁，带着那女人走进屋里时，她打量了一圈说，“上帝！”

“这不是个很好的地方，”我坦然地说。

“不是个很好的地方？”她说，“这根本不算是个地方！”

可是她还是脱了帽子和大衣，小心翼翼地放在椅背上。那张椅子破了个洞，弹簧从椅垫里钻出来。接着她摘下太阳眼镜。那是我头一次看清她的长相。

我猜她有四十出头了，长得并不漂亮，可是发型设计师和美容师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使她比原来该有的样子还要

好看一点。我期望隐藏在茶色毛衣里的胴体也经过有氧舞蹈和按摩的滋润，而能够跟她的脸孔相匹配。

她的脸部肌肉很明显，眼光很利，下巴像给人练拳的靶子，细葛的嘴唇散发着光芒，赤黄色的头发遮住了高耸的颧骨，坚劲的脖子，宽宽的肩，丰挺的胸部。她泰然自若地让我打量她。

“还可以吗？”她问。

“一流的，”我说。

“你咀真甜，”她摸摸我的脸颊说。“有没有喝的？”

“红酒。”

“没有好一点的？”

“事实上，”我用最标准的英国腔说，“那是最好的意大利红葡萄酒。”

她笑了笑。我把酒端过来时，她刚从浴室出来。

“都是些男人的衣服”她说，“而且不是你的尺寸。我猜你的室友是个男的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不会是同性恋者吧？”

“很不巧，在下正是。”我说，“你要我怎么称呼你？”

“玛莎，”她说，“我的名字叫玛莎。你呢？”

“彼得。”

她两三口就把酒喝光，然后我带她走进卧室。正好这个月卧室轮到我用。

她以命令的口吻说，“我要干脆一点的。”

我照着做了。

稍后，我们的呼吸迟缓下来的时候，我说，“我知道这件事跟我没有一点屁关系，你当然也可以叫我闭嘴少管闲事。”

可是我禁不住要问，玛莎，你经常做这种事吗？”

她说，“是啊，经常。”

“你知道我的意思——在酒吧里找陌生男人搭讪。”

“心情好的时候。”她爽快地回答，“怎样，你觉得这样不对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我的意思是……你不觉得很危险吗？”

“这也是乐趣的一部份——不冒点险怎么会有快乐。听我说，小伙子，这是一种流行的新游戏。象我这样的女人越来越多。她们不想要有牵挂，只要有钱，女人也可以找乐子。过去有几个女人可以这样做的？”

“有道理，”我沉思着说，“很高兴你选中我。”

她吻我脸颊，然后拎了衣服和皮包走进浴室。

“冲完水的时候，”我对她说，“你得摇摇那根压杆”。

“当然，”她说，“这种房子，可想而知。”

我赶紧穿上衣服，走向客厅，搜遍了她的大衣口袋。里面啥也没有，只有一本小说。大衣领口绣着她名字的缩写：M·T·。标签上印的是“巴卡洛”女装店，我知道那地方，每一样东西都贵得吓死人。

她从浴室出来后交给我几张钞票。钱是叠在一起的，我连瞧都没瞧一眼就塞进口袋。

“我要怎么跟你联络，彼得，”我一边帮她穿貂皮大衣，她一边问。

我把电话抄给她，并写上我的姓。她把纸条塞进皮包里。

“我帮你叫车，”我说着，她又吻我脸颊一下。我陪她走出去，连件外套都没穿。我们在公共走廊碰到一楼另一家的富尔太太，她朝我们狠狠看了一眼。

我把玛莎送上计程车，互道再见，然后这才觉得浑身发

冷，于是我快步跑回公寓。我看着手上的香港制地摊手表，发现距离跟珍妮与亚瑟约见的只有二十分钟了。

这并不是我第一次不忠于我的女友。我知道善后工作该怎么做。你先得刷牙，不过要刷两次，然后洗澡——也是洗两次。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洗头，因为你身上充满了异性的香水味。

我换上干净的衣服，撒了泡尿，连水都没冲，然后在两颊和颈背洒点男用香水。这么一来，我可是容光焕发了。

我拿出钞票数了数。三张二十的，她赏了我十块钱小费，真好赚。我出门之前，又向镜子里瞄了最后一眼。我的气色也很好，一点都没有破绽。

二

“布罗陀”是一家颇吸引人的意大利餐厅。同一条街上还有很多古玩店，名牌服饰以及美容院。

我走进的时候，餐厅里正热闹着。潮湿的空气中夹杂着意大利式的佐料味。那股酸味足可以驱走瘟疫。吧台上横挂着一个布条，写着：圣诞及一九八六新春快乐！

挥汗如雨的侍者们从厨房进进出出，手把托盘举得半天高。扩音器播着歌，某一桌有个盘子打翻了，随即是一位女士的尖叫，酒保摇铃表示又有人赏小费了。

我搜索了一阵才找到珍妮和亚瑟，以及一位叫金思·海尔的黑人模特儿。他们三人占了角落一张四人的桌子，我挤过去，一路跟领班握手，拍拍服务生的肩膀，并跟熟人点头打招呼。

我俯身在珍妮眉毛上吻了一下。